



烟粉艳丽双风流
——四大名妓传奇

左书谔 著
解秀芬

中州古藉出版社

烟粉艳丽双风流

——四大名妓传奇

左书谔 解秀芬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烟粉艳丽双风流

——四大名妓传奇

左书谔 解秀芬 著

责任编辑 王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750 印张 198 千字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5348—0596—O/1·245 定价：4.30 元

内 容 提 要

陈圆圆、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明代四大名妓，她们的情感交融，风流佳话以及富有传奇的故事就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人的一生有许许多多坎坷悲欢，然而谁又能比得上青楼女子、烟粉主人？陈圆圆，从贫困入户的女子，到与皇帝的神秘交往，以及吴三桂的情深意长，不可说无有悲欢；李香君，一个烈女的偶像，她与侯方域的生死离别成就千古风流的佳话；柳如是，人说你聪明绝顶，但你与钱谦益至情至深以致舍身自尽，又引起多少感慨；董小宛，自秦淮河名扬天下，到大清皇帝的玩物，真可谓自古红颜多薄命。

本书是写实，又是写情、写怨、写悲欢，流畅之中含蕴哲思，情浓之意又加惆怅，风格独具，令人百看不厌当然是这本书的要旨。

目 录

陈圆圆传

一、入园	(1)
二、扬名	(6)
三、遭劫	(13)
四、受聘	(19)
五、相思	(26)
六、相会	(35)
七、被掳	(47)
八、重逢	(53)
九、辞妃	(59)
十、出家	(62)
十一、遗恨	(75)
十二、余韵	(80)

李香君传

一、金陵三绝	(83)
二、妆楼学艺	(88)
三、归身方域	(94)
四、两破奸计	(104)
五、力拒田仰	(115)
六、宫掖寄书	(122)
七、尾声暇思	(127)

柳如是传

一、引言	(131)
二、为婢徐周家	(136)
三、周旋痴情郎	(142)
四、两难宋辕文	(155)
五、夜游两公子	(166)
六、半野堂归身	(173)
七、乱世共患难	(181)
八、尾声	(190)

董小宛传

一、初露秦淮	(195)
二、醉会冒襄	(201)
三、死而复生	(207)
四、再陷困境	(216)
五、比翼双飞	(223)
六、弃家出走	(231)
七、设计掳小宛	(240)
八、仗义助冒襄	(252)
九、入宫事帝	(262)
十、圆寂西山	(269)

陈圆圆传

一 入 园

明朝末年，在江苏武进奔牛镇里，住着一户奇怪的人家。这家的主人姓邢，以肩挑货担，四处叫卖为业，邻里皆称为“货郎”。货郎这个职业是当时被人瞧不起的贱行，但是对于既无土地，又无财资的邢氏来说，填饱肚子就是最高的愿望。货郎的职业虽然低贱，但可不使一家人饥寒交迫，所以他干得也很起劲。奇怪的是，温饱问题尚难维持，他却又别有所好。这个货郎非常喜欢唱歌，好交歌友。他不但自己日夜讴歌不绝，而且还邀请他的穷歌友光临家中共同讴歌。这些歌友无职无业，穷困潦倒，如今有这么一位歌友，邀请来家日夜讴歌，既能满足唱歌的爱好，还能混些饭吃，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货郎家中就多了十几张嘴。过往的人，听到货郎家中传出来的阵阵歌声，不觉叹道：真是个怪人！自己的衣食都难解决，如今又养了那么多穷哥们，咳！人怎么能怪到这个地步？

数日过去了，货郎家中的歌声由高昂变低沉、由合唱、对唱变成了独唱，而且歌唱者的声音由强渐弱了下去。其实这些

变化情在理中，奔牛镇的人们都会猜到，业主邢货郎已经拿不出东西来给他的穷歌友们吃了，总不能饿着肚子叫唤吧？人们散去了，邢货郎家中已一贫如洗。他那点身份哪里经得起这翻折腾。如今家中无米为炊，无薪填灶，甚至连他叫卖的资本也一荡而空。再挑担子叫卖什么？唱歌，人家又不给钱。后悔吗？没有。你看他一边债台高筑，一边还在邀他的歌友们相聚。但是，今非昔比，又有哪位歌友会再光顾他的茅屋呢？这些往日的歌友都怕从货郎那高高的债台上摔下来，那样不死也会伤的。就这样，邢货郎一天天在债务逼命中度日，那歌声，虽然有时从他的嘴里哼哼出来，但已无往日那高昂粗壮的气势，让人听起来倒像是哀乐。是的，只有这个声调再配上哀词才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货郎的夫人也是一位穷家女子，自嫁到邢家以来，还从没过上一天富裕日子，本来嘛，穷人家的孩子不是那富贵的命，生活苦一些她认了。可是，她一个女子，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啊！她曾为丈夫的职业操心费力，实指望这一根货郎担子能养活一家四口人，可是，没有想到嬖好唱歌的丈夫竟招来了一批食客，她曾劝丈夫为家中妻子儿女们的生活考虑考虑，不要这么混下去。可除了得到丈夫的白眼和责骂以外，别无所获。她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把家中一点点东西煮成熟的，然后端出去，她就这么在叹气、泪水中熬日子。

邢货郎夫妇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说来也怪，这同一父母生下的孩子却截然不同。男的看上去痴呆呆的，那不中看的脸庞配上一对呆滞的眼睛，实在让人看着不舒服。不过由于他心眼好，为人厚道，人们给送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字叫“憨兄”。女儿比儿子小几岁，长得十分漂亮。那脸蛋白里透红，已经惹人喜欢，再配上端正秀丽的五官，特别是当她那水汪汪的

眼左右顾盼之时，更是令人赞叹不绝。而且这女子生来聪明绝顶，与哥哥相比，越发惹人喜爱。货郎给女儿取名圆圆。凡是见过这兄妹俩的人，无不夸赞妹妹的容貌，慨叹哥哥的呆痴。兄妹俩虽出一母同胞其聪慧却有天壤之别。至于为什么亲兄妹会有这么大差别，可能是因为哥哥吸取了双亲的缺点，而妹妹则吸收了双亲的优点吧。除此而外，那只有生理学家来解释了。

这样一个家庭，说它奇怪不是毫无根据吧？这个奇怪家庭实际上也没有维持多久，就妻离子散了。生活无依，饥寒交迫，使那位一家之主——邢货郎也不得不从歌声中解脱出来，为一家的生活操劳。他东奔西跑，得来的只有债务。那还不清的阎王债不但不能帮助维持生活，反而又给他套上更加沉重的枷锁。他既无力偿还债务，又无力撑持生活，终于积劳成疾，病卧床上，因无钱抓药治病，带着叹息、带着遗憾丢下妻子儿女，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邢货郎一死，母子三人的生活更加悲苦，无力殡葬货郎母女已愁，加之债主日益逼债更令她们不安。无奈母子三人只得为躲避债务流落他乡，往依圆圆的姨父家中。姨父姓陈，也是贫苦人家，圆圆一家三口来投，作为亲戚不能拒之门外。可是，生计艰难，母亲只好把女儿圆圆送给姨父过养，她与儿子另觅生路。母女、兄妹撒泪而别。

圆圆寄身姨父家中，改姓为陈。也算成了陈家的女儿。姨父、姨妈对这个聪明漂亮的“女儿”还是喜欢的。圆圆也很会看眼色行事，整天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可是，天不保佑，灾情迭发，陈氏一家在常年还可以凑合一下，但一遇灾荒，便成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圆圆给他们增添了不少负担。如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陈氏夫妇也顾不得圆圆了，不顾昔日姐妹之情

他们竟把圆圆卖到了梨园。

圆圆自陈家出来，那桃花面上布了一层水霜，看上去有些煞白，樱桃似的小嘴已不像往日那么平和，而是隆隆崛起，眉宇间隙缩短了。从她那少女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实在是不愿意离开陈家。可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哪有不从父母之命的道理？送她去梨园，她满心地不高兴，甚至竟想大喊一声“我不去那个地方！”可是，她忍住了。她知道喊是没有用的。生活，是生活逼得走投无路啊！她一声不哼地随陈氏走出了陈家那座茅屋，竟然没有回顾一下。现在，她多么希望能见自己的母亲和兄长一面啊！可是他们如今是死是活都一无所知。想起母亲对自己的昵爱，“憨兄”对自己的照顾，禁不住泪水从眼眶中涌出，任其流过面颊。但她终于抑制住，没使自己哭出声来，跟随陈氏，一步一步……迈向了梨园。

梨园的主人倒是个热情的人。当他见到陈氏与圆圆时，不仅热情的打招呼，而且还客气的赐坐看茶。一阵寒暄之后，一场讨价还价的“战争”在园主与陈氏之间展开了。园主欲出低价购买，陈氏想以高价出售，“买卖”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最后，园主见圆圆相貌出众，嗓音又好，只得对陈氏妥协，以比购其他人稍高一点的价钱收买了陈圆圆。从此圆圆成了梨园中的一员。

圆圆虽是贫家女子，但自幼受善歌好曲的父亲的影响，在唱歌方面还是很在行的。以其相貌出众，又是歌家里手，颇受园主器重。不仅收为徒弟，而且亲自传教，圆圆长进很快。但正当圆圆潜心歌唱时，未料到却又转入他人之手。

当时，道员贡修龄有一位公子叫贡若甫，虽说不上是花花公子，可也算得上是个好色之徒。他已聘正室，但未满足其欲，不时寻花问柳。当他前往金华省父途中路过梨园时，见过陈圆

圆，觉得这位女子的相貌远在妻子之上，十分喜欢，就出高价——三百金将陈圆圆买去。园主以几十金购进，未过数日有人愿以数倍的高价购出，这笔生意是做得的。因此园主慷慨应诺，陈圆圆也就随贡公子而去。贡公子一路上欣喜异常，未料回到家中却因此而闹出风波。贡妻见他领来一个漂亮女子，醋海情波，激起她嫉妒之心，大哭大闹，搅得贡府鸡犬不宁。贡修龄闻讯后出面调停，他令将陈圆圆带至面前，目睹其面后，脱口叫道：

“此女子贵人之相，立即纵之归去，不必责赎金。”

陈圆圆自贡府被赶了出来，举目无亲，“生路在那里？”她不时面对苍天发问。她东走西闯，生活的路没有一条是为她铺设的，她走进了生活的死胡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孑身一人重入梨园。在这里毕竟还有她的一口饭。

梨园主人见陈圆圆去而复归，不禁喜出望外，他白得三百金怎能不高兴呢！况且这陈圆圆聪明伶俐，天生丽质，又有一幅天然的金嗓子，说不定还会成为一棵摇钱树呢？自此以后，园主对陈圆圆更是另眼看待……

二 扬 名

受生活所迫再次踏入梨园大门的陈圆圆，看到偌大世界竟无她的立锥之地，甚是伤心。不过，经过此次颠波，使她认识到，像她这样的女子，只有干这下九流的行当，才可以在世上混日子。她，决心潜心歌舞，做一名出色的歌妓。

梨园的清规戒律不少。几时起床，何时入睡，溜嗓子，练腰腿功夫等等，都有具体的安排。在众家姐妹中，陈圆圆是不需要师父、园主训斥的，因为她对歌舞是那样地痴情。早晨，天刚刚朦朦胧亮，人们便会听到她清脆悦耳的歌声，看到她那翩翩的舞姿，她确实在真心地练功。当众姐妹迎着朝阳步入练功场时，常常会看到一位“仙女”在朝霞中起舞。初见者莫不叹她是七仙女下凡来觅董永的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功夫。陈圆圆的勤学苦练，使她的歌声清脆悦耳，把那柔美和谐的江南曲调表演得淋漓尽致。她那迷人的舞姿，更是日渐进步，从起步、张臂、扭腰、转身、踮脚、屈膝等每一个动作都作的那样准确，恰到好处。难怪众姐妹们都尊重她、羡慕；当然这其中也夹杂着嫉妒之意，同她一起入园前后相差无几的人自愧不如，比她入园早可以称之为师傅的人，也不得不交口赞叹：陈圆圆必将成歌坛和舞场的名角啊！园主对陈圆圆的进步更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是啊，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位已经为他赚了三百金的女子，可能日后会成为他的财神爷，摇钱树。为了梨园日后的生意，他对陈园

园也倾注了不少精力，常来看圆圆的歌舞，不时地加以指点，有时高兴，还会下场给她做点示范。这“小灶”一吃，使圆圆如虎添翼，长进迅速，为日后登台献技，扬名苏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梨园主近来一直准备练一台看家戏——《西厢记》，这个戏出场人物不算多，情节却扣人心弦，颇受士人欢迎。可是这几个人物不是那么好选的。几个主要人物如张生、崔莺莺、红娘必须精心选择。连日来，他已物色好了张生与崔莺莺的角色，可是，这红娘的扮演者却使他迟迟拿不定主意。红娘虽是一个贴旦人物，但戏却不少。她虽是个供小姐驱使的丫环，却又是整个戏的牵线人。她既有纯朴的丫头气，又颇具主贵奴才骄的傲气；虽无文化，目不识丁，却又颇多心计。她出场表演的好坏，对全剧至关重要。如此一个角色不思虑再三，是不敢贸然定下的。园主心中思来想去最后定下了陈圆圆。此人出身低微，必能体会红娘的处境，理解她的活动与心理。近来见她唱腔与做功进展不错，演技也肯定是会受欢迎的。只是，陈圆圆是个新手，是个从未登大台的新手。他不得不考虑到有些演员在台下道白、唱腔、做功都不错，可一上场就会怯场，闹出笑话来，这对于新手是常有的事，也不足为怪。陈圆圆能不能也这样呢？她能不能把红娘这个角色演成功呢？园主的心里也拿不定……

经过反复考虑，园主决定让陈圆圆试一试，或许她能胜任这个角色。就这样，陈圆圆初登大台就扮演了红娘这个重要的角色，并因此而获得了成功。

陈圆圆受命之后，心中十分高兴却也不甚安定。她深知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园主把这个角色交给她，说明园主对她的器重，可是，万一不如人愿，不仅自己丢了脸，而且园主也为之失

面子。“一定要演好红娘！”这是陈圆圆的愿望和决心。陈圆圆自接受红娘这个角色以后，她在师傅的引导下，反复理解剧情，背诵台词，练习动作，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她都认真地去做。一天天过去了，《西厢记》全剧终于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排练完成。园主在观看几次排练之后，甚是满意。他暗自思忖，如果陈圆圆上台以后能像现在这么个水平可就好了，总算我没白费心血。他见时机成熟，就果断地在园门挂起了“本园推出新剧《西厢记》，欢迎大家光临”的招牌。

“看《西厢记》去，梨园推出新剧《西厢记》了！”在土民们中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本来就对这样的戏剧感兴趣，加上梨园第一场演出，谁不赶早，先睹为快嘛！所以，戏未开演剧场内已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人们互相议论着剧情，更议论着一个人，一个使他们颇感兴趣的陌生人。

“哎，今日梨园推出这么重要的戏，怎么不让那些老手们露两下子，反而弄上个新手演红娘？”

“是啊，我也在想呢，可能这个小妞有两下子吧！”

“可是个无名之辈啊，弄不好，这可是砸牌子的买卖啊！”

咚咚咚咚开场的锣鼓打响了，嘈杂的人群慢慢地平息下来。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戏台上，他们欲看看这张生、莺莺、红娘到底怎么样。鼓乐声渐息，戏幕拉开，一位老夫人缓缓登上前台：

“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生殂，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又有个小妮子，自幼伏侍孩儿的，唤作红娘。一个小厮儿，唤作次郎。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阴，不能得去。

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香火院，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俺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书写附京师去，唤郑恒来扶回博陵去。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为百；今日至亲只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呵！”

这长长的道白，说得有眼有板，抑扬顿挫，不愧一老旦角色。道白毕，她又开口唱了起来。只听她唱道：

“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因此上旅梓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

“该红娘出场了”后台有人在叫着。早已站在出场口的陈圆圆“是”地应了一声。此时此刻她还真有点紧张，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似地跳个不停。昔日她只是在台下哼哼呀地唱，而今日却是正台演出，台下那黑压压的人头，映入她的眼帘时，她更觉不安。暗自嘱咐自己“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

“红娘何在？”只听台上夫人在召唤。

听到这四个字，陈圆圆挪动步子，轻轻地、快快地走上了台，她先向夫人屈躬行礼，然后侍立一旁待命。夫人指使道：

“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要一回去来。”

“谨依严命。”红娘听到吩咐后说道。

红娘四字出口，虽然带些颤音，但却无可挑剔。台下的观众都想看看这位角色到底怎么样？见她出场并无失常之举，话音又十分清脆，不觉肃然。寂静的剧场上又荡起“红娘”的声音。

“小姐有请。”

小姐细步上台。那红娘近前一步，柔声稚气地说道：

“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闲耍一回去来。”

言毕，乐起，一阵清脆的曲词贯入人们的耳中：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歌声余音未绝，小姐与红娘已消失。台下观众禁不住叫道“好”！掌声四起，剧场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幕开处张生出场……第一折过后第二折紧随。人们注目的红娘再次出场，这次人们不仅欣赏了她那轻盈婆娑的举止，还领略了她的唱腔。

“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俐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怎舍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

陈圆圆台上声、艺俱佳，台下观众喝声四起。当她一曲唱罢走下台去，台下又经久不息地为她鼓掌。有人暗挑拇指，有人高声赞道：“花媚如人，人丽如花，两美命并，艳绝天下。”

“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观此佳剧，如临其境啊！”又有人交口赞道。

陈圆圆在台上演出，园主在后台注目。他为今日第一场开台能坐无虚席而高兴，又为圆圆第一次登台而担心。真怕万一有个闪失，砸了他的牌子。陈圆圆轻盈舞步上台，园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屏住呼吸，注目窥视，当他见圆圆不像初登台时那样慌张，心绪稍安；当时板声起，乐曲高奏时他又瞪大了眼睛，侧耳细听，他最怕的是声、乐不和谐，敲锣卖糖各管一行，那就糟了。第一次登台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一阵歌声传来。他不禁暗暗叫好，配合得虽算不上默契，可总可称得上不错。第一次登台能达到这个水平，他真没有想到。而且，越听越高兴，听圆圆那歌声，已摒弃了颤音，她那动人的歌声越唱越好，不时博得喝叫好声。他，这个梨园主人终于放下了心，不禁自言自语的说道：

“真是一个难得的演员，声、调俱佳，总算没白费心机啊！”

当“红娘”转回后台，园主亲切地同她打招呼，鼓励她再接再励，使戏剧演出达到更高的水平。圆圆已从喝彩声与掌声中判断自己是成功了，她更加自信一定能够演好这个戏。听到园主的叮咛，她并未回声，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在锣鼓声中，在音乐的伴奏下，剧情在继续进行，台下的观众已被“红娘”的演技所激动，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人们的心目中“红娘”的扮演者已不是什么新手，俨然是个梨园老手，不是什么贴旦，而是正旦，要不怎么能对崔莺莺、张生的兴趣反而没有对“红娘”的兴趣大呢？“红娘”成了人们关注的人物。每当“红娘”出场，气氛便很热烈，可能是观众与演员互相影响吧，台上红娘的扮演者陈圆圆也确实充分发挥了她的才智，把一个贵小姐丫环的那种心理性格演得活灵活现。倔犟时，看上去带着骄气；调皮时，看上去又带着浓浓的稚气……。

“谢当今盛明唐圣主，敕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只因月底联诗句，成就了怨女旷夫。显得有志的状元能，无情的郑恒苦。”

尾歌唱罢，台幕徐徐拉上，这场《西厢记》的闹剧结束了，剧场上一片掌声，夹杂着吆喝声。台后的园主向为他扬名的演员们道贺，祝贺他们初次演出的成功。站在一边的“红娘”，不知是因为演出的成功，还是因为她干了桩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好事而高兴，她呆滞在那里，眼眶里充满了喜悦的泪水。

《西厢记》初演的成功，使苏州士民大开眼界，他们争相赴梨园剧场，一睹“西厢”风彩。他们从传闻中得知一个无名歌伎